

最致命的罪案，最完美的推理。

诡案罪

2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诡案罪

2

GUI AN ZUI

岳勇◎著



群言出版社
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案罪. 2/岳勇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4. 7
ISBN 978-7-80256-582-1

I. ①诡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6665号

责任编辑 李 群
装帧设计 刘淑媛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-65265404
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×1092 1/16
印 张 16
字 数 235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582-1
定 价 32.8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目 录

寻找孩子 /002

最好结局 /022

毒药毒手 /042

交换杀人 /056

命案高悬 /068

生死替身 /092

血色私奔 /112

悬崖孤松 /132

特大事故 /150

重重杀机 /170

少女惊魂 /188

情海恨杀 /208



刑事侦查卷宗

双尸情杀案

案件名称：双尸情杀案

犯罪嫌疑人姓名：XXX

立案时间：2012.4.19

结案时间：2012.6.4

立卷单位：青阳市公安局

A52315716020120419

(正卷)

青阳市公安局

寻找孩子

1

刑警李鸣正在值夜班。

夜已深沉，值班室里静悄悄的，李鸣打个呵欠，为了给自己提提神，他掏出手机，开始翻看女友的照片。

他正看得入神，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刚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女人闯进值班室，对着他喊：“警察同志，孩子，请帮我找找孩子……”

这女人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头发花白，面容憔悴。

她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李鸣看。

那是一张布满折痕的旧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，留着平头，穿着一件白衬衣，正冲着镜头咧嘴笑着。

李鸣指着照片问：“就是这孩子不见了吗？”

女人点点头说：“是、是的。”

李鸣又问：“孩子不见有多久了？”

女人低着头说：“很久，已经很久了……”

李鸣皱起眉头说：“很久了？怎么现在才来报案？”

“我、我有事情耽搁了……”女人显得有点神经质，忽然一把抓住李鸣的手，央求道，“警察同志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这孩子，一定要……”

李鸣安抚她说：“儿童失踪案可不是小事，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尽快帮您把孩子找回来。对了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失踪的？还有，你叫什



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联系电话是多少？有什么消息，我们好及时通知你。”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正要给她做报案笔录，那女人却忽然站起来说：“我、我没有住址，我自己会到公安局来等消息的。”

女人说完，又急匆匆地走了。

李鸣“哎、哎”地叫了两声，追到门口，只见大街上静悄悄的，昏暗的路灯下，早已不见那女人的踪影。

他不由得嘟囔了一句：“这叫什么事，该不会是报假警吧？”

他回到值班室，却见那张照片还留在桌子上。

他拿起照片仔细瞧了瞧，忽然觉得照片上的小男孩似乎有点眼熟，但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却又想不起来。

难道这失踪的孩子，是自己认识的人？

他不禁有些为难。

这女人神经兮兮的，除了一张照片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按规定肯定不能给她立案。

可是万一人家是真的丢了孩子呢？

如果自己不记录上报，把找孩子的事耽误了，那责任可就大了。

但是，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精神有问题，半夜三更报假案呢？自己郑重其事地记录上报，不被同事笑死才怪。

他想了一下，把照片揣进口袋，决定还是先不要把这事上报领导，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先调查一下，如果这孩子真的失踪了，就马上申请局里立案侦查。如果是接了个假警，也不至于让同事笑话。

第二天下班后，李鸣拿着照片，走访了附近几间小学，老师们都说照片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学校的学生。

接下来几天，李鸣又扩大查找范围，把市区所有小学都调查了一遍，仍然没有人认识这个孩子。

与此同时，李鸣还把那晚前来报警的女人的特征告诉了巡警大队的同事，请他们出街巡逻时留意一下，如果看见这个女人，立即通知他。



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无论是查找孩子，还是寻找那个女人，都没有半点儿消息。

李鸣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自己接了一个假警。

他庆幸自己当初作了正确的决定，如果真的把这个疯女人的假警情郑重其事地记录上报，肯定要被大队长范泽天批评。

星期六这天，李鸣难得的没有加班任务，在家里休息。

他父母亲也在家里。

李鸣的父亲名叫李则刚，在市委组织部工作，他母亲叫白敏，是市人民医院一名儿科医生。

吃完早餐，白敏就打开阳台上的洗衣机，开始洗衣服。

她拎起李鸣昨晚换下的警服，顺手摸了一下，感觉口袋里似乎有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张旧照片。再仔细一瞧，忽然“呀”地叫了一声，喊道：“老李，快过来看看！”

李鸣的父亲李则刚正戴着老花镜坐在客厅看报纸，听见叫声走过来，看见妻子手里的照片，先是一愣，赶紧扶扶老花镜，凑近认真细看，也“咦”了一声。

李鸣正在屋里玩电脑，听见父母惊疑的叫声，好奇地走出来张望，看见父母拿着那张照片在看，不由得一怔，问道：“爸妈，你们认识这孩子呀？”

白敏与丈夫对视一眼，没有回答，只是神情紧张地盯着他问：“儿子，你老实告诉妈，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？”

李鸣被母亲郑重其事的表情弄得一头雾水，就把那个疯女人拿着这张照片报假警的事，原原本本说了出来。

白敏和丈夫听完，顿时变了脸色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两人眼里却都掠过一丝担忧之色。

李鸣看出了端倪，忙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认识照片上这孩子啊？他是谁？是不是真的失踪了？”

白敏跟丈夫交换了一记眼色，叹口气说：“傻孩子，你没看出来，这照片根本不是现在拍的吗？”



李鸣说：“嗯，确实，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一张旧照片。可这孩子到底是谁呀？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时候，也觉得有点眼熟呢，难道真是咱们家的熟人？”

李则刚看着他叹口气说：“鸣儿，这照片上的孩子，就是十五年前的你呀。”

李鸣吓了一跳，睁大眼睛道：“老爸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如果是我，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这孩子已经十来岁了，按理说照过这样的照片，应该记得的呀。”

“唉，鸣儿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”白敏端详着手里的照片，眼圈发红，声音哽咽地说，“其实你并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，你是我和你爸收养的。你的亲生爸爸姓陆，你的亲生母亲名叫芳菲。这事啊，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……”

2

十五年前，青阳市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命案。

当时的教育局长陆进一和妻子芳菲被人用匕首刺死在自己家中，他们刚满十岁的独子陆鸣因为藏身衣柜而躲过一劫。

陆进一本是市一中的一名生物课老师，后来跟同校的女教师芳菲结了婚。

据说芳菲出身高干家庭，娘家的背景非常硬，也正是因为老丈人的提拔，陆进一很快就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，两年后调到教育局做办公室主任，又过了几年，就成了教育局的一把手。

对于陆进一的死，当时坊间主要有两种传闻。

一是说他当上教育局长之后，在教师岗位调整和一些学校的基建项目上搞暗箱操作，捞了不少好处费，以至被黑道上的人盯上，最终夫妻双双丧命。

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是他在官场太得意了，给自己树了不少政敌，最后被竞争对手买凶杀人。而作为这桩命案中唯一的幸存者，陆进一十岁的儿子陆鸣却什么也记不起来了，医生说 he 极有可能是在衣柜缝隙中目睹了父母亲被杀的经过，受到强烈刺激，所以患上了失忆症。

后经警方查明，制造这起血案的凶手，竟然是一个女人。

不久之后，这个名叫肖尔岚的女凶手迫于警方压力，自动到公安局投案自



首，交待了一切。

肖尔岚是陆进一曾经教过的一名学生，因为长得漂亮，深受陆进一喜欢，常常叫她到办公室谈心。哪个少女不怀春？一来二去，两人间便发生了不伦之恋。

肖尔岚为了不给身为教师的恋人造成负面影响，毅然退学，悄悄在校外租了房子跟陆进一同居在一起。

可就在她满怀幸福地憧憬着与恋人未来双栖双飞的美好生活时，陆进一却闪电般地跟学校一个貌不出众的高干子女结婚了。

陆进一结婚后，仍然与肖尔岚保持来往。

他告诉肖尔岚说，自己只是想借助芳菲父亲的实力帮自己走上仕途，一旦自己在官场上站稳脚跟，就立即跟芳菲离婚，马上跟她结婚。

痴情的肖尔岚这一等，就是十余年，眼见陆进一都已经当上了局长，却仍然没有兑现承诺的意思，她终于从幻想中清醒，这才明白这个男人由始至终都在欺骗自己。

她恨由心生，杀心顿起，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，潜入陆进一家，趁其不备，用匕首杀死了他和他妻子。

最后，肖尔岚因为故意杀人罪但有自首情节而被判了死缓。

而那个因为目睹父母被杀深受刺激而失去记忆的孩子，最后被陆进一的好友李则刚夫妇收养。

李则刚和妻子白敏结婚多年，一直未能生育，收养这个孩子之后，一直爱护有加，视若己出。

这个孩子也渐渐从失忆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在这个新家庭过上了新生活。

后来，他考上警校，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察。

李鸣听父母亲说到这里，已渐渐明白过来，问道：“那个被你们收养的孤儿，就是我，对吧？”

白敏看着他激动的表情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能叹息一声，轻轻点点头。

李鸣不由得心中悲然。

他原本就很奇怪，为什么自己小时候的记忆是一片空白，一直以为是因为



自己记忆力不好，想不到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曾经历过一场如此惨变，致使自己失去记忆。

他看着那张照片，问：“这照片，真是我十岁前的样子吗？”

李则刚说：“是的。我和你妈，怕你看到小时候的东西，会勾起以前痛苦的记忆，所以已经将你十岁前的所有东西都处理掉了。想不到竟然还会有人拿着你小时候的照片来寻找你。”

李鸣“哦”了一声，有些失望地问：“我小时候的东西，真的一样也没有留下来吗？”

李则刚想了一下，默默地走回屋里，拿出一个密封的透明小玻璃瓶，瓶子里装着一些看上去像花生粒一样的东西。

李则刚说：“其他东西都处理掉了，只有这个瓶子，是放在你父亲书房保险柜里的，看得出他很珍惜，所以我就替你保存了下来。”

李鸣接过瓶子问：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

李则刚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看上去像是什么珍稀树种的种子。你父亲是大学生物系毕业的，我记得他平时喜欢研究植物学，就算当了局长，也常常看这方面的专业书籍，有些还是英文原著。”

李鸣又问：“那个拿着照片寻找我的女人，是我原来那个家的亲戚吗？”

李则刚想了想，摇摇头说：“应该不是，我跟你亲生父亲关系不错，他有什么亲戚，我大概都知道。再说要真是亲戚找你，也不可能等到十五后再来找你。”

李鸣皱着眉头问：“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呢？”

李则刚与妻子相互看了一眼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。李则刚说：“根据你的描述，我猜那个女人不是别人，应该就是肖尔岚。”

李鸣吓了一跳：“杀死我父母的凶手？”

“我听说她坐牢之后，由死缓改为了无期徒刑，几年前又因为检举同狱室囚犯的越狱计划而立功减刑至十五年。现在算来，也正是她出狱的时候了。”

李鸣奇怪地道：“她找我干什么呢？”

白敏说：“儿子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女人的心可毒了。我看一些报纸上报导说，她



在入狱前曾放出狠话，说后悔没有将陆进一这负心汉全家杀尽。”

“难道她对我亲生爸爸的仇恨还没有消除，出狱后还要继续追杀当年那个从她屠刀下逃掉的孩子？”

李则刚面色凝重，点点头说：“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你看她为了寻找仇人的孩子，都找到公安局去了，这不正说明她恨意未消，杀意正浓吗？”

李鸣做梦也没有想到，那天晚上报警寻人的疯女人，竟是自己杀父杀母的仇人。

他咬着牙恨恨地道：“她不来找我更好。她若敢来找我，我一个警察，难道还会怕她一个老女人不成？”

白敏说：“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大意。那女人刚从牢里出来，虽然看上去显老，好像已经有五十多岁了，但实际上应该也才四十多岁年纪，完全有能力杀人。再说你在明处，她在暗处，有道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谁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拿着一把刀从背后跳出来对付你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怕她会对蓉蓉不利呀。”

李鸣听她提到“蓉蓉”这两个字，不由得心头一软。白敏说的“蓉蓉”，正是他的女朋友宋蓉蓉。两人已经相恋多年，正准备下个月结婚呢。

宋蓉蓉是青阳市常务副市长宋平的女儿，身份特殊，如果那个刚出狱的疯女人通过别的途径打听到他目前的情况，进而知道了他和宋蓉蓉的关系，不敢贸然找他，却去找宋蓉蓉的麻烦，那岂不是更糟？

李鸣低头想了一下，下定决心似的说：“爸妈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尽快处理好这件事的。”

3

回到局里上班后，李鸣把自己遭遇的情况，向自己的顶头上司——刑侦大队大队长范泽天作了汇报。

范泽天听罢，眉头一皱说：“肖尔岚这个女人，还真能折腾啊。坐了十五



年牢出来，居然戾气未灭，杀心不死。”

李鸣有点意外，问：“范队，你认识这个女人啊？”

范泽天说：“何止认识，十五年前，陆进一夫妇命案，就是我师父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侦破的。这个案子虽然早就破了，可还有一些谜团留在我心里，一直未能解开，既然她又回来了，说不定这正是一个解开陈年旧谜的机会。”

李鸣“哦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又问：“范队，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关键是她是在暗处，咱们想找她也找不到。”

范泽天想了一下说：“你也不用着急，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她的动向，了解了她的意图，想要对付她也并不困难。你先回去上班，容我再想想办法。”

下午的时候，范泽天把李鸣叫过去说：“我已经想到对付肖尔岚的法子了。这几天你不用在刑侦大队上班了，每天换上便装，到大街上巡逻去。剩下的事，交给我来办。”

“这就是你想的法子啊？”李鸣一头雾水，担心地问，“靠不靠谱啊？”

“山人自有妙计。”范泽天胸有成竹地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，“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们保证在你和蓉蓉结婚前抓到这个女人，让你们安安心心举行婚礼。”

李鸣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只好嘟囔着领命而去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他就换上便装，在几条城区街道上巡逻。

他以为范泽天的意思是叫他自己去大街上寻找那个疯女人的踪迹，可是他在大街上溜达了三天时间，也没有瞧见那女人的影子。

眼见婚期将近，肖尔岚这颗定时炸弹还没有被清除，他心里不由得烦躁起来。

第四天中午，李鸣正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上转悠，忽然听见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阵骚动。

他以为有警情，立即大喝一声：“我是警察！”就往围观的人群中挤去。

挤进人群一看，只见范泽天带着几名穿便衣的兄弟，正将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按在地上。

他蹲下身一瞧，那女人正是肖尔岚。

范泽天舒了口气，对他道：“你向我汇报情况后，我就调查过了，这个女



人在那天晚上报警寻人之后，又去你小时候那个家附近打探过情况，所以我料定她已经知道当年那个劫后余生的孩子就是你。她如果真想杀你，绝不敢跑到公安局动手，所以我才叫你身着便装在外巡逻，将她引出来。我则带几个兄弟在你附近盯着，只要她一现身，咱们就立即收网。这不，她还真上当了。”

肖尔岚被人从地上拖起，手上早已上了铐子。

她上下打量李鸣一眼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你、你真的就是陆进一的儿子？”

李鸣恨声道：“十五年前，你杀了我亲生父母，坐了十五年牢出来，居然还想要杀我，你这女人，也忒狠毒了些！”

“杀你？”肖尔岚先是一愣，接着又厉声大笑起来，盯着他道，“那是当然。你是陆进一的孽种，我曾经发过誓，陆进一给我造成的伤害，我要加倍奉还，我不杀他全家，誓不罢休。哈哈，不杀他全家，誓不罢休！”说到最后，已是歇斯底里，声如厉鬼。听得在场的人都止不住打了一个寒噤。

李鸣本来还只是根据种种迹象推测她可能想要对自己下毒手，现在听她亲口承认，心中顿时升起一阵寒意，如果不是范队想出这招儿引蛇出洞的妙计将她抓住，后果还真不堪设想。

范泽天命人将肖尔岚押上警车，又拍拍李鸣的肩膀，笑道：“好了，咱们已经帮你拆除了这个定时炸弹，你的婚假局里也批下来了，你就回去安心心地准备做你的新郎倌吧。”

看着肖尔岚被警车带走，李鸣心头一块巨石总算落地了，回到家里睡了个安心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鸣约了女友宋蓉蓉在上岛咖啡见面，两人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商量布置新房的事。

宋蓉蓉是李鸣的高中同学，现在是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。虽然她是市长家的千金小姐，却没有一点儿官小姐的脾气，遇事能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这也是李鸣最欣赏她的一点。

宋蓉蓉放下咖啡杯，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问李鸣道：“听白阿姨说你最近遇上了一点麻烦事，是吗？”



李鸣不由得暗暗责怪妈妈多嘴，忙说：“没事，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”

宋蓉蓉还想问什么，提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，一接听，居然是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范泽天打来的。她有些意外。范泽天在电话里说有事找她，问她能不能到刑侦大队来一下。

宋蓉蓉诧异地问：“是什么事？”

范泽天说：“你先过来吧，咱们见面详谈。”

她说：“那行，我正跟李鸣在一起，我叫他开摩托车送我过去。”

范泽天说：“不用了，还是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吧，先不要告诉李鸣是我找你。”

宋蓉蓉更是心生疑惑，看了坐在对面的李鸣一眼，心想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范队长只能跟我说却不能跟李鸣说呢？

她点了一下头，说：“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对李鸣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，要先走了。”说罢丢下目瞪口呆的李鸣，急匆匆走了。

4

三天后，李鸣和宋蓉蓉的婚礼，在青阳大酒店如期举行。

双方父母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，好不热闹。

当李鸣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给新娘戴上结婚戒指时，宋蓉蓉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：“我也有一件重要的礼物送给你。”

李鸣问：“什么礼物？”

新娘子调皮一笑，说：“天机不可泄漏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”

婚礼结束之后，在众人的簇拥下，新郎新娘坐着婚车，回到了自己的“爱巢”。

早在半年之前，李鸣和宋蓉蓉就已在主城区买了一套房子作为婚房。

但是结婚之夜，当李鸣拉着新娘的手，推门走进自己的新房时，却愣住了。

布置得喜气洋洋的新房里，居然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是范泽天，另一个人居然是肖尔岚。肖尔岚穿着一件十分喜庆的大红衣裳，显得十分怪异，看见李鸣，竟



有点手足无措。

李鸣在婚礼上喝了点酒，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扭头问新娘子：“我们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”

范泽天就笑了起来，说：“绝对没有，我们一直在这里等着你这位新郎信呢。”

李鸣觉得有点晕，看看大队长，又看看肖尔岚，再看看一脸平静仿佛早已知晓一切的新娘子，奇怪地问：“这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范泽天看肖尔岚和宋蓉蓉都不说话，只好站起身说：“还是由我来说明一切吧。”

原来那天他将肖尔岚铐回去之后，立即就发现了一个疑点，肖尔岚虽然亲口承认她尾随跟踪李鸣，是想要杀他，可是从她身上却并没有搜出任何凶器。

另外，其实范泽天心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疑点，十五年前，肖尔岚闯进陆进一家里，杀害陆进一夫妇时，虽说李鸣机灵地躲进衣柜逃过一劫，但是他所藏身的那个衣柜，既不牢固，也不隐蔽，如果肖尔岚真想杀掉陆进一一家三口，她只要稍微搜寻一下，就可以发现李鸣的藏身之所。也就是说，她当年完全可以轻而易举杀死这个孩子，但是她放过了他。

而十五年之后，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了一个刑警，她却再次扬言要杀死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审讯中，面对范泽天的追问，肖尔岚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，原来她十五年前并没有杀李鸣之心，十五年后的今天，更没有伤害他之意。因为李鸣是她生下的孩子。

二十几年前，陆进一与官二代芳菲结婚之后，因为芳菲的身体原因，夫妻俩一直未能生育孩子，而这个时候，被陆进一金屋藏娇的肖尔岚正好怀上了他的孩子。

当肖尔岚生下孩子之后，陆进一将孩子抱回家，对妻子说是自己收养的一个外地女人的孩子。芳菲盼子心切，不疑有他。

芳菲是个特别爱面子的女人，她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，于是她假装怀孕，还向单位请了产假，带着孩子



去外地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回来之后就说是自己生下的，竟也没有人怀疑。

而陆进一则安抚肖尔岚说，先把孩子让芳菲带着，孩子五岁之前，他一定离婚娶她，到时孩子自然就会回到她身边。

痴情的肖尔岚苦苦等了五年，又等了五年，眼见孩子都满十岁了，陆进一却早已忘记当初的诺言。

肖尔岚一气之下，就对陆进一这个负心汉和他妻子芳菲起了杀心。

当她用匕首刺死陆进一夫妇时，其实已经发现了躲在衣柜中的孩子。

但是虎毒不食子，她怎么忍心向自己的亲生儿子痛下杀手呢？

即便是后来被警方逮捕归案，她也没有说出这孩子是她生下的。

因为她知道，如果她说出孩子的真实身世，别人知道这孩子是杀人凶手所生，孩子以后必定会受人白眼，遭人歧视。

她只是悄悄藏了一张孩子十岁时的照片，服刑的时候，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。

当她刑满出狱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照片寻找自己的孩子。

她先是拿着照片去公安局报警，想请警察帮自己找孩子，可是值班警察很仔细地询问她的身份，她很快就犹豫起来，如果警察知道自己是个杀人犯，还会帮她找孩子吗？

所以那天夜里，她在公安局值班室报警的时候，并没有把情况说完整，就急匆匆走了。

后来她决定自己去寻找孩子。

她先从孩子原先住的地方找起，一步一步打听，终于打听到孩子被市人民医院一位女医生家里收养了，根据这条线索，最终知道了，原来那晚在公安局值班室接待自己的那个年轻警察，就是自己的孩子。

她恨不得立即就找到孩子的工作单位，与孩子相认。

可是时隔多年，孩子还会认她这个杀人犯母亲吗？

她犹豫了。

最后她决定，不要打扰孩子目前的幸福生活，只远远地好好看看孩子，了

